

情景論語

《論語》別解

赵卫国 田 举 /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卫国 田 举 著

情景 论语

《论语》别解

辽宁人民出版社

© 赵卫国 田举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情景论语：《论语》别解 / 赵卫国，田举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05-07875-1

I. ①情… II. ①赵… ②田… III. ①儒家 ②《论语》
—研究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9612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 mm×230 mm

印 张：19

字 数：270千字

出版时间：2014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朱静霞 张天一

封面设计：丁末末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赵 满

书 号：ISBN 978-7-205-07875-1

定 价：38.00元



我读《情景论语》

代序

王振纲

赵卫国（虞人）、田举的新作《情景论语——〈论语〉别解》，是他们对《论语》的译解。其研究标新立异，颠覆传统，自成体系，很值得一读。

作者之一赵卫国是一个奇人，学的是工科，执业的却是法律，成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律师，后来又利用业余时间出版了解读传统名著《三国演义》的文学著作，以票友的偶然客串在新的舞台上大显风流。两年前，我向辽宁人民出版社推荐他的《三国演义的内情内幕》这部独树一帜的书稿时，说这是我三十年来少数有阅读快感的作品之一，相关人始而怀疑，继而认同。此书于2011年4月出版之后，已经售罄，现在正拟加印。此刻读《情景论语——〈论语〉别解》，感觉又与读《三国演义的内情内幕》时不同，感受的是他挑战权威、颠覆成说的勇气和智慧。

卫国对《情景论语——〈论语〉别解》的写作，是从阅读瑞士学者毕来德《庄子四讲》中谈对庄子的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传统误译为“知道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不知道”的怀疑开始。毕来德认为此处解释荒谬，亵读了先哲的智慧，因而重新做了译解。这与怀疑《论语》传统解读的卫国批判性的思维不谋而合。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传统解读中得出的对孔子的评价，是歪曲孔子，是在制造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大的冤案。一个资深律师的职业敏感，使他产生了正本清源——重新解读《论语》、为孔子平反昭雪的冲动。毕来德对古典作品“在词法与句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最终能够支持翻译的，还是经验”的主张，即用常识与经验来解读与翻译经典，给了他巨大的启迪。由此出发，他

以其生活经验与常识，特别是用生活经验与常识分析判断事实的真相方面的近二十年的诉讼律师生涯中获得的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巨大优势来研读，于是便有了这本《情景论语——〈论语〉别解》的问世。

一部《论语》，12700多字，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行。其书成于孔子门徒曾参再传弟子之手，所以行文中除孔子外，也称曾参与其同年辈者颜回、有若等为“子”，等等，因为这几位堪称“七十二贤人”之中的贤人——孔门十哲中之人物，其言也多可认定符合孔子的思想，这是读《论语》者须了解的基本背景。卫国说，我们读《论语》时，始终要明白的就是两点，一是孔子的理想，二就是背景。孔子有他的理想，并且应当是经常在课堂上讨论涉及他感兴趣的这些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才符合人性及生活经验。

中国历史上“乱世反孔，治世尊孔”的循环至今未止。“尊孔者”将孔子捧到三十三天之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尊其为王，如鲁迅所说，捧到了吓人的高度；“批孔者”则把孔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下，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批孔”发生在1973年，“四人帮”对于孔子的批判，成为一次亿万人的运动，可谓登峰造极。历史走到了今天，“尊孔”与“批孔”，都达到了极端。极端之产生，在于偏见。一个外国人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还远。研读《论语》，要远离极端，还孔子以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一种公正平和的心态来解读——既不是历代腐儒的捧读，也不是反孔者的批读，我从这本《情景论语——〈论语〉别解》中读出了平实研究的态度。这种态度难能可贵，也是我们这个文化复兴的时代非常需要的。

卫国首先框定孔子是一个开办私学的职业教育家，因而《论语》中涉及的，应多是在教学中或者说在师生交谈中进行的民事活动。书名“情景论语”中“情景”之取义，是力求参照常识与经验复活孔子及学生语言发生的具体场景，以期准确解读。

据清代阮葵生的笔记文集《茶余客话》记载，学人冯山认为，《论语》二十篇所记多为孔子七十以后之言。“归欤归欤”，以裁吾党小子，孔子答问多从此时开始。其后如“七十而从心所欲”、“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等语都可做证明。孔子七十三岁而歿，七十岁之后的孔子，虽在尘网之中，却已不在名利场内。对于世事之褒贬，多从人生感悟之角度生发，而少有机心，说《论语》是孔子人生经验的总结、知

识和学问的探讨应较恰当。

卫国对孔子的定位是：是教师，是学者，是智者，是圣人。历代解读《论语》的儒者，不乏读不懂圣人胸怀见识者，因而多有误解曲解。两位作者的翻译力求还原孔子之本来面目。以下试举《情景论语——〈论语〉别解》中数例，使读者在阅读之前，得以领略本书精彩之一斑。

例一：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后面一句的翻译历来是孔子说子路除勇气之外无可取之处。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在大寂寞之中，认定子路会坚定地相伴相随……表达的是心中的欣慰及其对子路的赞赏，而接下来的却突转成对自己心爱弟子的贬抑之词，于情于理都不相合。至少作为师尊，有失厚道，岂是圣人行为？虞人的翻译是：“子路真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木材（做木筏漂流海外用的）呢？”不是真的做木筏的木材找不到，是这个理想之舟在世上找不到。孔子偶有去国离乡之议，是出于郁闷无奈，并非真要成行，对子路则是赞怜有加。这样的翻译符合孔子的处境与心境。

例二：子曰：“君子不器。”传统的翻译是“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有固定的某一方面的用处）”。他认为，器在这里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度量、才干，如器小易盈、大器晚成，而将单独一个器字做器皿解的还找不到对应例子。在孔子的语言及教诲中，很少有物质性的东西，所说的都是指本质上的东西，这才符合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者的高贵素养。孔子在此是在说：“一个优秀的人，他的才干、度量是不会受到限制的，是无限向上发展的。”

例三：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有人请教“禘祭之礼”，历来的翻译是，孔子说：“不知道。能懂这种道理的人治理天下，会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吧！”（孔子一面说，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熟悉一个祭祀的程序与治理好国家，有何必然联系？传统解读令人莫名其妙。而作者的翻译是，孔子说当今之世懂得禘礼的人已不多了，不会超过一个巴掌即五人之数（指其掌）。其翻译绘形绘色，生动传神。

例四：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拜见俏丽风情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赌咒发誓地说，倘有违礼之行，“老天惩罚我，老天惩罚我！（天厌之，

天厌之！)”卫国认为“厌”在这里是“满足”之义。“天厌之”是说上天眷顾（满足）南子，“白富美”她都占全了，我也不是肯定她什么，但也不能得罪她。孔子是圣人，也是身不由己的江湖中人，绝非见了一个声名不佳的艳妇自己品行就有了问题，成了经不起推敲了的小人，要气急败坏地拼命为己开脱辩解。作者从对孔子人格的基本判断出发的翻译，比传统翻译来得可信。

例五：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骀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虞人认为：“谓”不是评价，这里不是孔子在评价仲弓，而是在与仲弓说话。犁牛之子，依字面意思，就是一个自耕农的孩子，骀且角，我们不知道何意，但角应该好理解，就是男孩头两边所留发饰，那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一个发型古怪头发红红的自耕农的孩子来报名上学，虽然许多同学都不想让他入学但孔子做不出来。所以，作者的翻译是：孔子对仲弓说：“那个红头发留着古怪发型的自耕农的孩子，虽然大家都不想要他（即不想与他做同学），但如果连我们都这样做，那普天之下何处可以容他呢？”这一段话，出自《论语·雍也第六》，历来是无法读懂，但却是无人深究。《论语》第六篇中大都是在谈教育，谈学习，议论评价学生，怎么突然谈祭祀，跑出个杂毛牛来，还有什么红红的毛，令人不知其所云。在传统翻译与作者翻译之间，我赞成后者。

还有，孔子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的标准解释是“南面称尊”、“南面为王”，所以较早的翻译是“冉雍可以做王”。但这种大逆不道之语言，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更不可能在孔子口中出现，于是有人另解为“可做公卿”。虞人认为孔子说的不过是冉雍可以做教师而已。这一翻译，有书中与冉雍相关的其他内容的印证，因而可信。

其他如“贤贤易色”、“攻乎异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无友不如己者”、“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事君数，斯辱矣。事友数，斯疏矣”诸条，都有颠覆传统、推翻成说的精彩译解，而此类解读在《情景论语——〈论语〉别解》中随处可见。尽管也有一些段落的翻译，我还不能完全接受，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情景论语——〈论语〉别解》一书的赞赏，并且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分享阅读收获。

我在大学读的是中文，毕业后讲授过大学古代文学、古代汉语课程，虞人（赵卫国）给我的感觉是，虽然在大学所攻读并非中文专业或

者说并未在古汉语方面下过功夫，但在古代典籍的研读方面，来得轻松从容，为一些文科高材生所不及。卫国在上海，而我在辽宁丹东，山水阻隔限制了接触。但近几年来，我与他有过多次比较深入的交谈，特别是通过阅读作品，深知其最大长处在于思维的敏锐与思考之深刻，《三国演义的内情内幕》一书与《情景论语——〈论语〉别解》书稿就是具体的证明。不止如此，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方面，比如对于庄子及其思想，有着深入的思考和独立而又独到的系统见解。听卫国言谈，其语言有如黄河之水之冲过壶口，居高临下，一泻千里，有一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其文章，恣肆犀利，睿智雄辩，语势有时咄咄逼人，与我的风格大不相同。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本书另一位作者田举是中学特级教师，在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教的又是语文课，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论语》是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他曾多次为学生辅导过此书。为此，他便把此书的草稿打印发给学生看，并召开座谈会。学生发言踊跃，认为此书观点新颖、中肯，完全可以接受。他们说，也许是孔子的生活时代距今太久远，也许是至圣先师的名号让人过分敬仰，因而令人对其言论赋予过深的内涵，以至于过度解读。这本书还其本来面貌，让我们感到更贴近实际，更亲切。当然，学生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作者根据学生的正确意见，几经修改，使解读更准确，更具说服力。我有理由相信，这部既凝聚二位作者心血，又汲取学生宝贵意见的著作，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常识与经验下的《论语》解读

自序一

赵卫国

我们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我，一个律师，工科出身的人，来解读《论语》，似乎有点自不量力。

以前看过几部《论语》译注，说句老实话，我从来没看懂过，或者说许多没看懂。因而使我对一方面神圣化孔子，另一方面读完后怎么也有人提不起崇高感、自豪感的《论语》传统译注爱恨莫名。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孔子作为我民族的文化伟人，《论语》作为我民族的文化瑰宝，从这个角度，我炎黄子孙怎么也要爱先人创建的文化与文明；但阅读的结果呢？是一次次的困惑和失望。

古希腊的许多先哲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书我们今天读来还是让人充满敬畏和感叹，甚至激动万分；唯我们先哲的书，如《论语》，你怎么读都是失望。在传统的解读中，孔子是个猥琐小人，是个无耻小人，是个脑袋里灌了水的守旧分子，是个歧视妇女与穷人的旧贵族残余。这样的人，怎么可以代表我华夏民族？这样的人，怎么能算我民族数一数二的智者？我为此感到羞愧万分。对华夏民族都没有了底气，中华民族凭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就凭我们会生育，华人人数多吗？

因此，我们现在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糟粕。对古代文化，我们发明了一句自鸣得意的句子，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我们从没界定也从没人研究过，这又是一个扯不清的牛皮糖官司。

直到笔者有一天看到一本小册子，是瑞士的一个学者毕来德的《庄

子四讲》，才明白问题不是出在我民族身上，也不是出在孔子或《论语》身上。与一切伟大人物的伟大著作一样，《论语》只有时代的局限性及认知的局限性，它没有什么糟粕。我们所谓的“糟粕”不是孔子及他的弟子身上的，而是董仲舒一班利欲熏心的所谓“儒者”与汉武帝等小农式愚蠢帝王合作的产物，是他们这些伪精英身上的虱子。真正的孔子及《论语》非但通俗易懂而且妙趣横生，境界高深且思想清新，让人如临大海又如沐春风，皎皎如江南明月，光耀如西垂太阳，哪有一丝一毫的阴翳？何曾有过一片乌云？读者诸君不信，请读完笔者的《情景论语——〈论语〉别解》再与笔者争执不迟。

笔者要告诉你，孔子及《论语》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大的冤案。孔子是历史上蒙冤最大的中国男人，如果不算最大，也是之一；而笔者作为律师有近千件案件处理的经验和人生积累，其断案经验及生活常识适足担任为孔子及《论语》正本清源，平反昭雪之责任。而另一位作者田举是现任中学校长，更可体会到孔校长《论语》的初衷。

下面我从毕来德如何发现我们传统解读中存在的问题说起，进而说明本书的体例和精彩，以让读者相信本书处处可期，章章发聩（此处有“王婆”之嫌了）。

毕来德说，《庄子》书中有句名言，大家耳熟能详：“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我们传统上译成：“知道的人不说话，说话的人不知道。”大家都熟悉，一直也是这么翻译的。但你仔细想想，这句名言的传统解释是荒谬的。这种通常译法非但在思想上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也亵渎了先哲的智慧，这算什么呢？知识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秘密不可言传的东西？抑或人要富于心计不轻易与人交流知识？毕来德认为：“其实庄子的这句话是揭示了人的重要特质及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方式，即人在知觉的时候，就不曾言说，在言说时，就不能知觉。庄子这句话描述了一种我们自己也可以观察到的关系。当我们用心关注一种外在的或内在于我们的感性现实的时候，言语便从我们的意识的中心消失了。而反过来，当我们使用言语的时候，虽然并不曾停止知觉，但是我们的知觉却变成外围周边的东西，我们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到上面。庄子认为，正是因为我们的精神活动本来就含有这一关系，语言才让人产生幻觉：当我们在言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知觉，因此看不到言语与现实的差距而误以为言语是现实的准确表达。而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感性的现

实之上时（比如，在一个我们正在试图完成的动作之上），我们又会忘记言语，而同样察觉不到言语与现实的差距。哲学家与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克服这种天然的相互排斥关系，让言语和感性现实相对照，而当言语误导我们的时候纠正它。”^①庄子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人与自然的存在中的根本现象，不是让我们富有心计地做人或在世上混。毕来德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读懂这段颇为艰深的文字，并且能够翻译出来，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仍然是对为我们熟知的一个发展过程的描述。”^②庄子其实是用他哲人的敏感和经验在向我们揭示宇宙运行的秘密。所以解读《庄子》，毕来德主张“考据”工作：“不只是厘定文本，也要分析出它的意思。而它就是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考据，是因为它对前人的解读要一律采取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在这些解读已经变成了通行解读的时候。它的目的，是要在层层解读的沉淀下面，找回作者在书写文本之初赋予文本的完整的意涵。”^③

由于对传统经典，“下定决心彻底理解文本的意义，将它理解透彻，仍然是少见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禁止的”，“能够就文本的意义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性本身，在今天，也是普遍遭到否定的”^④，所以，毕来德最终认为：“在词法与句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最终能够支持翻译的，还是经验。”^⑤

用常识与经验来解读与翻译经典，这给了笔者巨大的启迪。

如果说在文字考据上，笔者远不及汲汲研究的社科学者或古籍专家，那么，在生活经验与常识，特别是用生活经验与常识分析判断事实的真相方面，笔者近二十年的诉讼律师生涯将是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巨大优势，因此，我们信心大振。

于是笔者拿着毕来德号扫描仪开始了常识与经验重读古籍之旅（笔者认为，中国要文艺复兴应当有这样一个流派，也必须有这样一个流派，就是经验派，用人生经验与常识复活典籍，真正做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斩获无数，一直连续几周感到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便有了这本《情景论语——〈论语〉别解》的问世。

为了让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看到点儿笔者学习毕来德的收获，兹举几例，以便读者理解笔者之乐：

一类情形：生动的记录完全被迂腐曲解

（1）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骀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

舍诸？”

看看大多数人的传统解释：孔子谈论仲弓说：“耕牛生的一个小牛犊，长着整齐的红毛和周正的硬角，虽然不想用它（作为牺牲祭品），山川之神怎么会舍弃它呢？”^⑥

我们实在看不懂，也不知道这是何意。《论语》编纂者为何要谈耕牛、长着整齐的红毛的小牛犊，山川之神不舍弃什么？谁不想用它做牺牲？认为是牺牲祭品的依据是什么？

其实犁牛之子，依字面意思，就是一个自耕农的孩子；“骅且角”，我们不知道何意，但“角”应该好理解，就是男孩头两边所留发饰。因此这句话可能就不难理解了：一个发型古怪头发红红的自耕农的孩子来报名上学，虽然许多同学都不想要他，但孔子对仲弓说：“那个发型古怪的留着红头发（想来上学）的自耕农的孩子，虽然大家都不想要他（即不想与他做同学），但如果连我们都这样做，那普天之下何处可以容他呢？”

这本来是学校教育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实际事情。在这件事上孔子表达了他高度的人道主义和巨大的同情心、包容心，是孔子“有教无类”最好的注脚，所以《论语》编者将之编入。可让历代经注家歪嘴和尚念经，把好经念歪了。

呜呼！这些经注家也太小瞧《论语》编著者的智商和用心了吧。一本《论语》，好端端地谈教育谈学习，什么时候跑出个杂毛牛来，还红红的毛？没办法解通了，就将之说成是祭祀语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怎么会主动谈这些没凭据、吃不透的事呢？山川其舍诸？明明在说，天地不会丢下任何一个生命啊！所以我们不能丢下这个犁牛之子啊！犁牛之子，不是小牛犊，恰恰是人，农人之子嘛！

（2）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这是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冤案。

通常是这样理解的：孔子说：“唯独女子和小人是难以相处的。亲近他，就无礼；疏远他，就怨恨。”^⑦

虽然只有一句话，却伤了几亿中国女人的心。如果搞民主选举，投票的话，在今天这个民主社会、妇女也有投票权的社会，孔子铁定落选。就凭这句话，孔子就当不得圣人，代表不了我中华民族。千百万中国人，几亿中国妇女都不会买孔子的账。这实在是个惊天大冤案，超世

说：“你们争论学习的内容，不要攻击别人其他方面，这样不好。”

这就像经常出现在孩子中的现象，两个孩子对一个学习上的问题理解不同，争了起来；争着争着，其中一个孩子好像争不过对方，这时候他会急，就骂对方其他方面，比方说对方是个秃子什么的。孔子听到了，就批评这个孩子，学习争论归争论，不能攻击别人其他方面，这样做不好。由于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性，所以《论语》的编者就将这句话记入了。因为这看似小事，但涉及人的普遍经验，也折射人性中的大问题。

二类情形：部分内容解读出错

(1)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夏的后代）杞国（现在施行的礼仪）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但是，（殷的后代）宋国（现在施行的礼仪）却不足以作为考证的证明。因为文字资料不足，熟悉夏礼、殷礼的贤人也不多。如果‘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用它来做考证的证明了。”^⑩

这是有的学者译的这段文字。

说了半天，孔子是在放空炮，吹大牛。既然“文”“献”不足，孔子前面的“我”能说出来不是吹大牛就是信口雌黄；如果杞、宋两国作为幸存标本，礼仪究竟有多少变化，时间不久远，为何不能做参考？即便不完全一致，也是可能做研究的标本的。研究社会历史，还有什么比活标本更好的素材呢？主观地舍弃活标本而大言不惭地说了解以前的历史，我们信谁的好？是信孔子一个人的，还是信保存了夏、殷国脉的杞、宋两国千百万人民的？做社会学者的稍动一下脑筋就清楚了。

放空炮，吹大牛，什么事也不做，然后将责任推给历史和客观，我们现当代学者不少都是这么搞研究的，粗一看，他们倒是“祖承”孔子呢，其实大谬！

笔者认为，自信的孔子根本不是这么做学问也不会这样找借口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和应说的话。

孔子告诉我们说，夏商周当时的制度，他几乎完全可以证明，仅是夏代之杞国、殷代的宋国，他不能说得很清楚。但这个不能说清楚也仅是因为有关文献记载的缺失而已，如果发现或找到了这些文献，他也还

是能说清楚的。

这才是一个学者说的话，也是一个学者客观又务实的治学态度。

(2) 子曰：“君子不器。”

本句话天下流传。孔子说：“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有固定的某一方面的用处）。”^⑩

但这句话我们怎么听怎么别扭。因此学者们引申：指君子不要像器具一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处。比喻人只具备一种才能、一种技艺。笔者认为，这又是望文生义。试想，现在我们拼命地让我们的孩子读书选专业，不就是要培养他们一种才能、一种技艺吗？那种什么都沾什么都要什么都想什么都做的万金油一样的人不是我们不喜欢的吗？那种一个领域独步全球而其他方面能力很差的人不还是我们千万人拥戴的明星吗？按此标准，孔子的话何其迂腐何其无知哉？

笔者于是查阅字典，发现“器”除做器具、器官解外，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度量、才干，如器小易盈、大器晚成，而将单独一个器字做器皿解的还找不到对应的例子！

显然，“君子不器”的“器”不是机器的器、器皿的器，而是器小易盈、大器晚成中的“器”，指一种精神品质才是恰当的。

我们可以发现，在孔子的语言及教诲中，很少有物质性的东西，孔子所说的都是指本质上的东西（一如哲人庄子关注的）。人的精神或人生或生活或社会制度上最本质的核心才是孔子关心的，这才符合伟大哲学家伟大思想者的高贵素养。

“器”，应该就是度量、才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器量。“君子不器”，孔子在此是在说：“一个优秀的人，他的才干、度量是不会受到限制的，是无限向上发展的。”

(3)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说这段话时，笔者认为应该有两个条件，第一，下面有一大群听众，比如，昂起头竖着耳朵听讲的全校学生，如果我们想象有几百号人，大操场上校长在讲话，不算为过。其次，是说话者已经白发苍苍，七十岁以上了。至于内容，应该是孔校长在讲自己的经历，当然更侧重于他的心路历程，以启迪他人。

孔校长说：“同学们，我十五岁时才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的，一直

学到三十岁才感到能用自己的知识立足于世，四十岁，关于学问、知识的疑惑就少了，五十岁，才相信宇宙万物自有其规律，六十岁时别人说什么都不会感到不中听，到了七十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发自本心，开开心心自自然然，不会与任何人或事物相冲突。”这些经验，我们可能都很熟悉，但我们没有想到要去总结它，因为离我们太近太过普通，以至于我们不关注它，孔子让我们充分了解人生，又在培养学生一种特殊的观察、体验、认知生活的能力。

本段文字，一以贯之，是孔校长解读自己的心路历程。前后是一个主题，内容统一且紧凑，绝不能割裂开来。说什么三十岁自立于世，四十岁遇事不迷惑，五十岁时懂得什么是天命（搞得孔校长像个算命的了），六十岁时能听进不同意见（那孔子在五十九岁前就从来听不得不同意见，就这样过了大半辈子？显然不确），到了七十岁就能随心所欲，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不会超出规矩。现在七十岁、八十岁耄耋老人犯罪的越来越多，怎么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不会超出规矩呢？不会超出规矩指的是什么规矩？这么多学者这么多年的研究，孔子讲的这么明白的话，还解读得这样支离破碎，让我们读得提心吊胆，风趣盎然的孔校长被弄成个话都讲不明白东扯一句西拉半句的“老番颠”，让人浩叹！

三类情形：完全拧反了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这句话一直以来被人解释成：孔子说：“野蛮部族虽有国君，还不如中国的没有。”^⑩这实在让人对中国的学问家产生强烈的不信任。要知道，整个春秋时代，是中原统治者让孔子伤心欲绝，失望透顶的。而相反，孔子讲到，周朝的音乐家后来都向边远的河套地区汉水流域东南沿海流失，说明原来视为野蛮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音乐都在发展。如果按上面的解释，非但贬低了孔子的视野与人格（孔子被表现出虚伪的前后不一的人格分裂，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就是这些伪学问家惹的祸），而且孔子明摆着是睁着眼睛在说瞎话（当然，是“被”说瞎话）。所以，笔者认为这段文字应该是这个意思：“一向被我们看不起未开化的河套地区汉水流域东南沿海，现在有了我们古代社会秩序的萌芽，有的地方很有点以前唐虞之世的样子了，不像中原地区，这些好的品质习惯却正在迅速消失。”这里的君是指主宰的意思（如：合天下而君之。又如：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君，在此都是主宰

义)，亡，指消亡，就像我们现在慨叹野蛮拆迁使得历史名城的古建筑不断消失，而那个原来不起眼的落后地方反倒注意保护历史传统和在不断建造仿古建筑，道理与情形是一样的。

四类情形：彻底误读从此失去重大历史资料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传统译注：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可以，办事简要。”仲弓说：“为人严肃认真，严格要求自己，又办事简要，用这样的办法去对待人民，不也是可以的吗？（但是）为人随便，办事又简易粗率，（如果那样）岂不是太简单化了吗？”孔子说：“冉雍，你的话是对的。”^⑩

孔子认为这样的话是对的？抑或是指这样办事、这样做人是对的？反正，笔者感到说这样的话或这样说话，既没有意义，也看不出对的地方在哪里？传统解读非但没有多少可信度，而且毫无意义。因此，笔者一一查阅这些熟悉的字，认为，“简”就是古人写字的简，是古人用于书写的竹片和木片，“可也简”的意思就是可以拿来书写，“行简”就如行人、行商、行医一样，是指“做教师”。

因此，本段文字真实的意思是这样的：仲弓问孔子，桑树柏树（“伯”通“柏”）经加工后的树皮（子，指果实）可不可以用来写字。孔子回答：“可以用来写字。”仲弓说：“如果我们将来毕业后，就住在家里（居敬指恭敬严谨的生活，想一想我们后来私塾先生的形象，居敬而行简，不正是他们的写照吗），靠近普通老百姓（“临”，指靠近，“以临其民”就是在村子里靠近老百姓）做个教书匠（行简，类似后来的私塾教师，儒家教育后来的私塾制度的出处就在此），不也是挺好的吗？如果我们住的地方就有需要读书的孩子（居简，指所居地方就有需要读书写字的孩子），然后我们就在当地做个教书匠，这不是非常好的教育路径吗（大简，就是大的、好的教育之途）？”孔子是非常向往非常赞同这种做法的，所以一起欢欣鼓舞：“冉雍，你说得很对，这一切要实现了真好！”

从孔子说的“雍也可使南面”来看，冉雍这个人读书很好、学得很好、理解得也很好，适合以教师为职业，接着师徒俩就谈我们如何做老